

大小姐

美人在侧

阴妃传

莫小英◎著

MINGXIAOJIA
WORKS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com.cn>



换我心，为你心
始知相忆深
知我意，感君怜
此情须问天

一面是不共戴天的家国仇恨
一面是山盟早许的白首约定

你要坐拥天下
我只要常伴君侧

你爱河山锦绣
我为你锦上添花

深宫的无奈与险恶
宿命的纠缠与虐恋

人气女王莫小英
华丽古风言情巨作

阴妃传

莫小英◎著

美人在侧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在侧：阴妃传 / 莫小菱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59-9203-0

I. ①美…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612号

美人在侧：阴妃传

作 者 莫小菱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彦玲

复 审 人：苏 晶

责任编辑：胡 笋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刘红刚

责任印制：周 欣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52（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760千字

印 张：47.75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59-9203-0

定 价：58.00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001章 初相遇	1
第002章 六宫颜	17
第003章 官心计	29
第004章 胭脂错	45
第005章 诛颜乱	65
第006章 清风咒	82
第007章 落花意	97
第008章 宴中宴	109
第009章 阑珊处	130
第010章 断情劫	150
第011章 枝头梅	177
第012章 燕氏女	193
第013章 千钧发	206
第014章 一箭情	244
第015章 撩军心	254
第016章 洛阳囚	272
第017章 破镜圆	296
第018章 东都战	308
第019章 美人惑	317
第020章 并蒂花	336

初相遇
第101章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在大兴城太极殿夺位称帝，定国号为唐，隋朝灭亡。改元武德，原都城大兴赐名长安。长子李建成封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元霸早夭，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邻里之间悄悄议论这事，这长安城昨日还是隋朝的大兴，今日便变成了唐朝的长安。

我提了衣服在溪边洗衣，听得几个妇人说起，当年李家破了长安后，不伤一人一畜，此乃明君之为。而现李家天下，百姓也愿能得个安宁。

当年的事，我并不知道。我醒来时，已是睡了两天两夜。我是被咕噜噜的轮子声震醒，发现自己躺在了一辆板子拉车上，身边坐着一个小男孩。他见我醒了，立即叫起来：“姐姐醒了，姐姐醒了！”

车子立即被停下来，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男人过来看我。见到他眼中的苍老与悲伤，我不由唤了一声：“爹。”那个男人目光一顿，然后高兴地应了我一声，他说：“爹带你们出城，爹死也会保护你们的。”

那日之前的事，我是真的忘了，想了几天还是一片空白。父亲说我是生了病，烧了脑袋才忘了事情，他也常常看着我自言骂着李家军，他说若不是他们我便不会这样。他看我的时候总带着愧疚和心疼，但我对失忆并不觉得难受。

我叫莫兮然，这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还说，娘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弟弟和我。李家军攻破大兴后，他就带着我和弟弟逃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逃命，这旧时的大兴城好像也只有我们在逃命。然而，那个时候要出城显然是不行的。李家军刚破城不久，进出搜查极严，父亲在城门口徘徊了好几日都不敢带着我们出去。他说，他死了不要紧，可不能连累了我和弟弟。

“危地即是安！”最后，父亲说了这句话后，带着我和弟弟去了城中最边上的镇子。家里日子还算很不错，只是娘亲早已经不在。父亲会医术，自己开了个药铺子，专门给人治病抓药，我也常常在后院帮忙晒草药煎药。每日清晨，父亲与弟弟便上林子山坡采药，我便将药材整理晒干，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就这么过了半年，我的记忆也只有这半年。天上星河转，我命已定盘。常常会望着星空想：在这个天空的某一处，会不会有一个曾经相识但被我忘记的人。之前的那十三年，我也是如今这样孤独得没有一个相识的朋友吗？我是真的记不得了，那十三年，在我脑海中是一片空白。

收回思绪，我提手擦了撩水中的衣服，那几个妇人已转了话题聊家常的事情。私下讨论国事，是要受斩的。

我提了洗好的衣服往家里走，远远就看到父亲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远处出神。见我来了，便收了目光偷偷移到我身上。我晒衣服的那会儿，他便看着我晒；我做饭那会儿，他便看着我做。吃饭的时候，父亲也是魂不守舍地随意吃几口。我觉得奇怪，问：“爹，你这是怎么了？”

父亲叹气，说：“今日，定国号为唐了。”

我不由得说：“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我觉得当今皇上做得甚好！”

父亲忽然站起来，对我一脸怒道：“全都是装的！以后你若再提起李家人的好，你……你便不要我这个爹了！”

父亲说得实在不公道。弟弟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给我使了个眼色叫我不要说话。再看父亲气得脸色涨红，我便赶紧夹了菜放在他碗里：“不说便不说吧！我以后都不说了，我不会不要爹的。”

父亲平静了些气息，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之前做饭时，家里浅了米，我打算去镇上。这时，弟弟跑来抓着我的衣袖硬是要与我一道去。想来他还未去过镇上，我便再三嘱咐不准闹事，带着他一同去了。路上，我一直紧紧拉了他的手，这孩子本就好奇心重得很，我反被他拉得到处乱跑。

“弘智，你慢些走。”我将他拉了回来。他望着镇上五彩八花的玩意儿一脸兴奋：

“姐姐，镇上有趣得很，下次还要带了我来。”

我刮了刮他的鼻子说：“你可乖乖跟紧我，莫要丢了。”

我拉着弟弟的手在街上走，弟弟还是淘气得很，一点都没有收敛。进了米铺，弟弟看到外面的花脸面具，一下又冲了出去。见他在铺子边上，我便时时看他，一边在铺子里买米。忽然我好像觉得一直有人盯着我看，我回头见铺子老板正上下打量我，他见我回头又见我一副吃惊的样子赶忙与我解释说：“兮然，你这时候上街可要小心，这镇上正好在找你这般年纪长得又漂亮的女孩子。”

因常常在这里买米，铺子老板算是与我熟悉。他好意提醒，并叫我赶快回家，米照常次日送到我家中。我道了谢，拉了还在看花脸面具的弟弟走，弟弟却是迷上了那花脸面具，嚷着要买。

“姐姐回家给你做一个，比这里的花脸面具好看一百倍。”我硬拉着弟弟走。弟弟在我手里挣扎，嚷道：“你才不会做花脸面具！你做的花脸面具画的是谁都认不清！”

我确实不认识那花脸面具画的是谁，我说那番话纯属是想让弟弟快些与我回家。父亲一向不喜我们乱花钱，怕是买了那面具弟弟又得挨骂。我这个弟弟脾气又拗得很，他力气忽然使大，扭头就跑。我心中来气，忙回头去追。哪知，刚一回头就听得一声怒吼：“呀！哪来的野孩子！”

只见一个身着华丽紫衣的中年男子嫌弃地掸掸自己的衣服，一手抓着弟弟的手腕，旁边还站着另一个年纪稍大的人，两人都穿着官服。这下可是撞到官口上了。弟弟惊慌地望着一脸怒气的男人，我赶紧上前低下了头，说：“还请两位大人息怒，我家小弟贪玩，无心弄脏了大人的衣服。”

年纪稍大的那人上前看了看我，阴阳怪气道：“来，抬头让咱家瞧瞧。”

一听他对自己的称呼，我心中大骇。新唐刚建，要从民间提选十三岁以上并有资质的女子进宫。镇上已选了十四位佳人，还缺一个。米铺老板才提醒了我，我这就撞到官口上了。

见我还不抬头，那紫衣男子厉声道：“还不快抬头给许公公瞧瞧！”

我手心捏出了汗，弟弟还被那男子抓着，想逃也逃不了，我只得抬头让那许公公看。许公公望着我的脸，眼上露了神采，转头说：“叶刺史，咱们也不用再找了，把眼前

这个充进去正好。”随后他又转头笑说：“你可愿随咱家进宫，若是运气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我听了，忙退了几步道：“小女子家中有父，恐不能前行。”

旁边的叶刺史提了提弟弟的腕子，弟弟疼得大叫。他正要说几句却被许公公拦下。许公公松了叶刺史的手，将弟弟推到我怀里，摆摆手示意我们可以离开。我急忙拉了一脸惊慌的弟弟三步并作两步赶回了家中。

弟弟到了家中，见了父亲就哇哇大哭。

“爹，方才见了几个人，差点将我和姐姐捉了去！”

听了弟弟这话，父亲脸色大变，白着脸问我。我知父亲将半前年的逃命联系在一起，平静了脸色说：“只是不慎撞了人，道了歉便好了。”

刚说完这句，药铺子前忽然压来一层黑影，竟是街上碰上的许公公和叶刺史，身后还笔直地跟着几个军士。他们的出现着实让我吃惊，弟弟更是躲在我身后偷偷只探着一个脑袋看。

父亲见着他们，抓着药称子的手一抖，药撒了一地。父亲慌忙弯腰去拾，许公公手腕一擦，将父亲扶了起来，一脸笑道：“老人家莫慌，我们是来送东西的。”

许公公笑得灿烂，父亲的脸却更是煞白。许公公两掌一拍，后面递上一套叠好的白色衣服转到我面前，对父亲说：“听闻莫老人家女儿长得秀气，正好天降祥福，我这是来带你女儿进宫享福的。”

父亲一手推开那衣服，一手将我拉到身后，道：“不可。我莫家的女儿不进宫。”

许公公听了，脸色顿时一变，拖拉着黄脸道：“街上我已和你女儿打过招呼，你女儿也乐意得很。这宫是非进不可！”

许公公将衣服往桌上一丢对我说：“明早我便来接你，你们可不要给我耍花招，否则……哼！”他用力地一拂袖子，大步离开了。父亲抖着下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他不愿让我进宫，宫里人心险恶，进去后便是生死由天，一辈子都得困在红墙中。但这却已不能拒绝，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父亲额上已急出了大汗，关了药铺子翻箱倒柜起来。我见他叠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忙拦住他问：“爹，你这是要做什么？”

父亲道：“做什么？难道真把你送进宫去？”说完，又开始整理东西。我只觉得这么做不妥，将他包好的行李藏在身后。父亲瞪着我怒道：“难不成你真想进宫？你嫌日子苦，想勾引那老皇帝去？”

被说得委屈，我忍着泪摇头。我不曾嫌日子苦，我喜欢这样的日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没想到那许公公竟会跟踪我，而如今，我若不进宫，便是全家受罪。

父亲瞪着我来回走了几圈，忽然拍了桌子笑得恐怖，道：“好，好！你进宫去。你在内，我们在外。”说完，父亲便快步踱出门外。我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何意思，更不知他是愿不愿让我进宫。父亲这一走，入了夜才回来。我听到声响，忙起来给他热了饭菜，父亲却进了自己的屋子，任我怎么唤也不应。

这一夜，我睡得不好。窗口的月光映在我床头，淡淡的凉意抚在我的胳膊上。明日一走，便再也见不到父亲和弟弟，更不会有自由和快乐。我不由叹气，不知那红门内的生活是否容得下我，而我又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我翻身往墙边靠了靠，伸手拉高了被子，硬是让自己睡了会儿。

第二日，我很早便起来了，做好些粥菜给父亲和弟弟，然后自顾在房里看着摆在床上的白色绸衣。这衣服质地很好，纯白色的丝绸，上面印有几朵淡色的小花，摸起来很是舒服。今天我也将要穿着它和其他的佳人一道进宫，我们的命运也将在今天开始扭转。

我穿好衣服后转了几圈，裙角飘起来，又很轻很轻地落下。差点忘了，我拿起床头的玉佩挂好在腰间。我不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我那天苏醒来时便带着它了。忽而撇头见弟弟趴在门口看我，我几步上前将他领进屋子坐在床边，摸摸他的头说：“姐姐走后，你要好好照顾爹，不要让他生气。”

弟弟一嘟嘴道：“可姐姐让爹生了大气。”

我听了无奈地笑了笑：“总之，你可要长大些，不可再那么调皮。”

弟弟忽然落了豆大的眼泪，拉着我的衣袖哭道：“都是弘智调皮，害了姐姐进宫去。”

我心疼地抚去他眼旁的泪水，轻轻抱在怀里安慰。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想定是宫里的人来了。我转头看着桌子上没动过的粥菜，去敲父亲的房门。父亲不开，我只好隔着门说：“爹，女儿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房里传来苍老的抽泣声，揪得我心疼。门口的人等不及了，敲得更加猛烈，我匆匆跑过去开了大门，外面站着许公公和几个兵将。

“怎么这么久！”许公公阴阳怪气地说。

我回头望望父亲的房门，还是紧闭着。弟弟哭着向我跑来，我狠心关上大门，戴好遮面的斗笠，站在一排和我打扮得一样的队伍后面。队伍开始向前走了，弟弟个小还开不了门，听着他“哇哇”的哭声渐渐轻去，我也便离家越来越远。

去皇宫还有一段路程，路上谁也不说话。许公公嫌我们走得慢，时不时催几句。出了镇子，忽然听见前面要上马车，我心中奇怪，本以为是要走到宫里去的，想不到还有马车来接。

“好好谢谢秦王殿下，不然就凭你们几个女子，走到皇宫怕是要天黑了！”听到许公公带笑说。我抬头透过面纱看向前面，许公公在前面吆喝着，旁边还站了一人。面纱随风轻轻飘荡，虽然看不清那人的样子，但见得那身形英姿潇洒。

“多谢秦王殿下。”众女子齐声开口，声音娇气温柔。我竟只顾看那秦王，忘了道谢，不禁立马低下头去。

“呵呵，各位都为宫中办事，这是应该的。”优雅的语调，略带磁性。

轮到我们上马车，我低头跟着前面的佳人走。我从小都没有坐过马车，心底迷糊着该怎么上去。轮到我时，只见马车前跪趴着一个人，我心想不会是要踩着人家的背上车吧？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哎，你怎么回事？你快点啊！”许公公见我不上马车堵了后面的人，上前责怪。

“这……”我看着跪趴在地上的人不敢上脚，踩着人的背上车，甚是辱了那人，这事我做不得，可眼前偏偏又要这么做。

正犹豫，身旁有人伸过一只手：“我扶着你，你上去吧。”

我大吃一惊，是秦王！我隔着面纱望他，他朝我微微一笑。

“多谢殿下。”我向他福身，在许公公惊诧的目光中，扶上他的手掌。他的手掌十分厚实，指肚和掌中有几个凸出的小块，听闻秦王常常统兵大战，这手上的茧定是几年战绩的证明。

相握的手掌忽然一紧，我顺着手掌低低望向面前的人。白纱遮掩了我的眼也遮掩

了他的面，我向他点头，后脚轻轻一响，扶着他的手掌上了马车，在旁边的位子坐下。马车的帘子被车夫放下，我瞥向下帘的一角，看到他淡色的衣袍微微一颤，离开。

只一会儿，车夫鞭子的抽声一响，车身震动了一下，马车便缓缓行驶起来。我静静坐在里面，握着自己的手不说话，车内还有其他三个佳人，大家都静默着。过了许久，车厢里还甚是安静，我实在觉得有些无聊，侧身微微掀了帘子。今日正好是立夏，早上的天气很晴朗，天空很高很蓝，云朵也很白很漂亮，沿路开了许多清新淡雅的小花，白蝴蝶在野花丛里飞来飞去。

“咦？那不是秦王殿下吗？”在我旁边的女孩子欣喜一叫，我轻启了面纱向着车窗子后面看。秦王并没有发现我的举动，他正坐在一匹棕色的大马上，神采自然，微微仰头望着远处的天空，缓缓跟着队伍前进。

“哪呢？我看看。”

我被坐在我对面的两位佳人挤到了一边，两人将头靠在车窗子上往后看，不停地说着一堆赞赏的话。从她们的话中，我知道秦王是当今二皇子，建唐有功，被封秦王。这次他正是从战场上回来的，正好碰到提选宫女，他便一道来了。

出神间，窗口忽然传来一阵骂声：“你们干什么！给我安分点！”

两个佳人立刻回到了自己的位子，我也坐好了位子伸手去放帘子，顺便看了秦王一眼，他正好被士兵的骂声引来。我只与他短短对视，心中忽地慌乱起来，窗口的士兵还凶恶地盯着里面，我急忙将帘子一放，阻了令人不适的视线。

车厢内又一次安静，不过没过多久，对面的一个佳人碰碰刚才与她同看外面的另一位。她的声音很是甜美，她说：“秦王殿下长得真好看。不知道皇上是不是也是这般潇洒。”

“进了宫就该有机会见到皇上，若是得个一夜恩宠，怕是有福享不尽了！”另一位掩着唇咯咯笑起来。

“我叫顾念儿，你们叫什么名字？以后我们可要互相多多照顾啊！”

“我叫张媚仪。”她身旁的人止了笑声说。

我也开口：“我叫莫兮然，叫我兮然便好。”

三人都说了名字，只有我旁边那位还没有开口，我们不禁都看向她等着她回答。“璃

浅。”空灵的声音为她穿着素白绸衫的样子增加了些脱俗的韵味。我细细看了她一眼，她的身材很消瘦，腰肢细得怕会一扭便断。

我们互相又寒暄了几句后，渐渐静了下来。

也许是在想着自己今后的日子吧！其他几辆马车上的佳人不知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安静着。或许有人会想要得到皇上的恩宠，富贵一生；有人则会想要在宫里得个管事的位子；更或许有倔强些的佳人自由心切，想着怎么逃出宫去；或许也有人像我一样想着，只求在宫中平平安安。入了深宫，命运即是被最高的人主宰，人总有死的那一天，只是要努力让自己死得迟一些。

深宫险恶，宫里的事情私下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传得也很多。如果女儿被选为宫女，又若在宫中没能出人头地，那么今生便再无机会见到家人，只能在宫中默默死去。我又想起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心中不禁沉闷地悲痛起来。

队伍还在行驶，天空渐渐明朗起来。大约过了三个时辰，随着外面车夫的呼声，马车停了。想是到了皇宫，车内的人赶紧整好衣服和面纱，坐得端端正正。车帘子被撩起，这次，地上却没人跪趴着了，只在地上放了一个矮凳子。我微微笑了，第一个下了车。

此时，马车已经是在宫内，我们一行十五人排成一排跟着许公公走向两面高墙的夹道。我抬眼望了四周，已不见秦王的影子，我不由对着自己轻轻讽笑。跟着队伍缓缓在夹道走了百十步，转了几个弯子到了一片大空地，空地边上种满了花草，落脚的地面却是一尘不染，全是由石板铺成。

许公公说：“所有入宫女子都从采女做起，先到掖庭集中居住和学习宫廷礼仪规矩，能坚持七日报到并通过考试的，才可获得初级晋升。”

掖庭，便是这一场恍惚的开始。

围着巴掌大的天空，进得来，出去难。偶尔从外面飞进几片红色落叶，红得美丽，却又红得脆弱。

掖庭是一道长长的高墙暗巷，谁又知道在这旧巷里，青石一阶阶，数罢三生只一夕。想成为外面的笼中丝雀，就要在这旧巷徘徊上百千次。

来到掖庭几天，学习宫廷文化、礼仪规矩，其实是在宫里干些杂活，在每处宫里传话带物，也算是应了“见多识广”这个词了。初来的时候，夜晚的掖庭很是阴森，

常闻女子的哭声和怒骂，搅得深夜不安宁。后来几日，夜却静得很，听同一屋子的顾念儿说，怕是在暗中处死了。

外面的人看皇宫，光鲜亮丽，富贵荣华。而真正进了这宫中，便觉得寒气逼人，少见真心笑。便如这掖庭，宫苑虽比其他宫差了些，比起外头来却是要亮丽得多。但这掖庭，已不知困了多少比皇宫还亮丽的人心和自由，直到老死也盼不到富贵人一面。

清晨，我们必须起得比任何人都早。我匆匆洗了脸，便带了一篮子的药罐子去尚药局。尚药局是属殿中省的，掌管皇帝的生活诸事。昨日，嬷嬷令我将药罐子擦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查出哪里不周来。

进了尚药局，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草药的味道，屋子看起来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整洁，屋子装饰得并不华丽，只能说是简单。我将药罐子从篮子里取出，小心翼翼地在台面上放好。正要走时，看到旁边台上撒了些药，前面倒着两个褐色发亮的药罐子。想是尚药局的人取药急了撒了药材，我放了篮子捏了几粒药材嗅了嗅，将台上的药材分好装进罐子里。

盖好口子后，我提篮要走，却猛然看到门口背手站了个人。听过陈嬷嬷说的宫廷衣饰代表不同官职的人，我见了那身衣裳便知此人是尚药局的奉御，立马低身行礼，等他说话。

那人却也不急着责我逾越官职，绕着我走了两圈便要我起来了。我不抬眼看他，他却忽然倾下身附在我的耳边。这一动作立马惹得我红脸退了几步，前面传来男子温和的问语：“身漫药香，你懂药材？”

原来他是嗅着我身上的药香味了。之前在家中常常晒药取药，久了不免身上沾了药香，洗也洗不去。

“略懂。”我微微开口，却惹得那人一声轻笑。他道：“我看你是深懂。”

他走向刚才撒了药材的台子，我抬眼看他，光是他的背影就觉得很清秀，望着他微侧的脸庞，如夜中半路的月亮般令人向往。他伸手将两个药罐子放好，转头说：“你怎的分辨这两种药材？”

我正望得出神，他忽然正对着我。我慌忙抖了眼神望向那两个药罐子，沉气缓缓道：“老连翘自顶端开裂或裂成两瓣，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内表面多为浅黄棕色，平滑，

具一纵隔；质脆；气微香，味苦。另一个是覆盆子，为聚合果，由多数小核果聚合而成，呈圆锥形。表面黄绿色或淡棕色，顶端钝圆，基部中心凹入。宿萼棕褐色，下有果梗痕。小果易剥落，每个小果呈半月形，背面密被灰白色茸毛，两侧有明显的网纹，腹部有突起的棱线。体轻，质硬。气微，味微酸涩。这两种药材不仔细看不容易分辨。”

他听着缓缓点头，笑意渐浓。我低头：“奴婢不才，请尚药奉御指正。”

他眼露惊讶，问：“你怎的知道我是尚药奉御？”

我如实告之：“陈嬷嬷说的，宫廷衣饰代表不同官职的人。奴婢见奉御衣饰，心里便知了。”

他笑得更是灿烂，又问了我几句关于药材的话，我回忆家中药材一一回答，但不敢多言。他见我答得拘束，便递了篮子让我走了。

初入宫中，我是小心谨慎的，他根本没有特别的心思，而我却表现得万分尴尬。出了尚药局，我终是舒了一口气，方才与他谈话心中感到甚是压抑，回想起来，他好像还说了一个名字：宋逸。

这便是他的名字吧。尚药局奉御，宋逸……

我若早知这个名字此生与我有千般纠葛，我定不会说出那番药性子的话，也定不会再与他相遇。

回了掖庭，里面传来一阵喧闹声。刚进门口便见前面围了一圈子的人，陈嬷嬷在里面指着下面张牙吼着：“此等不要脸，长着媚骨子就诱人！”

我挤进人群，见地上跪趴着一个人，正是进宫来时坐我边上的璃浅。只见她衣衫破了一大片，碎片中露出雪白的肌肤。她伸手拉着滑下肩的衣服，毫无表情。面对陈嬷嬷的指骂和围观的采女，她眼中竟是一片淡然。忽然，陈嬷嬷一脚踢上她的身子，她轻呼一声往后翻了翻。身子骨本就看着清瘦，哪经得起陈嬷嬷那么狠毒的一脚。她轻皱着眉头微咬下嘴唇，低眼望着别处。

我看得不平，刚要抬脚上前，胳膊被人一拉，念儿凑着我的耳说：“还是少惹陈嬷嬷，她这也是在教训犯错的人。”

刚听完这句，陈嬷嬷向围观的采女挥挥手，怒着将我们打散，各自干自己的事去。念儿拉着我离开那儿，我回头见璃浅从地上艰难地爬起，往洗衣处去，陈嬷嬷还在背

后指着她愤愤地大骂。

这件事在我心中只是微微一略，我并不太在意。

落阳之前，我细细洗了手，捧着两件叠得整齐的衣服往东宫去。东宫是太子所居，所以里外管理甚是严谨，只允许在门口将衣裳递进去，我往里面瞧了一眼却被那递物的太监瞪了一眼。正要退下，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个人，那递物的太监膝盖一弯，跪下行礼。我也提了衣裙下跪行礼，只见面前站来一双靴子，上头传来一句：“是你？”

我抬头，这人我似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是在哪里。见我望着他不答话，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小太监怒斥一声：“大胆，殿下问话怎的不答！”

原来是他，那日有白纱做障，我并未好好看清。

“奴婢莫兮然，奴婢，奴婢……”想起那日与他持掌，脸上不禁一热。我慌忙低下头，趴在地上说不了一句整话，脑中一片空白。

“莫……莫兮然？”只听他叹了口气，叫我起来要我跟他走段路。以为是有什么物品或是话要传，我便起身整平了裙子移步跟在他身后等他吩咐。可他背手在前面步步走着，不快不慢，走得更是没有目的，在宫道中绕来绕去，也不回他的承乾宫，更似无意要我传话带物。回首看，本在他身旁的小太监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我心中更是奇怪。望着他的背影发愣，微风的空气中飘来淡淡的麝香味，隐隐让我出神飘然起来。

额头上忽然被一撞，我不禁踉跄了几步，腰间却被人抱住。淡淡的麝香味带着热气扑向我的面上，我反射性地推了面前的人急急退了几步，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人是秦王。

几乎是连贯性的动作，我退了几步赶忙跪在地上说：“奴婢冲犯了秦王殿下贵体，还请殿下责罚。”额上冒出了大滴的汗，不知是怕的还是紧张的，脸上更是一片炽热，惹得我心躁。

“无碍。”他淡淡一句，抬手在我眼前。我腰间一摸，又看看他手上，那块随身不离的玉佩竟挂在他修长的指上晃悠，该是他怕我摔了抱了我腰时顺手取去的。“我以它遇你。”他说。

原来在那日持掌之时他便注意到那块玉佩。我心里不是滋味，咬着牙说：“殿下若是喜欢，尽管拿去。”

他眯眼看我，问：“当真？”

当然不，而我却点头：“此乃奴婢的荣幸。”世上哪个主子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又有哪个奴婢敢冒着自己性命与主子抢东西。就算有，那也不是我。只因为我不想死。

“它对你……不重要吗？”他将玉佩握在手里细细看。我只知这玉佩在我那日醒来时便带在身边，更不知它会有何意义。我摇头，是告诉他不重要还是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见我摇头，他皱起了眉头，看我的眼神不再柔和。忽然，他一手将玉佩掷在地上，一声脆响玉佩碎成两半。“你当我为了这等东西才叫你跟着？”他愤手一甩，大步离去。我愣愣地望着地上被摔成两半的玉佩，小心将它拾起，心中莫名地疼。

这是我第二次遇见秦王。我也初次尝到秦王李世民的敢亲敢怒，大暖大痛。

那夜，我辗转反侧，几次掏出枕下的两半玉佩放在手心里看，也不知看些什么，更不知想些什么。自是碎了这玉佩，心中觉得很空洞。我摇摇头，再次将玉佩重重塞进枕下，决心不去想它。可一闭上眼，就是李世民那愤怒的眼神和两片破碎的玉佩。从他看玉佩的眼中我分明觉得他是喜欢这玉佩的，可他最后还是将玉佩摔碎了。

李世民，是不是你喜欢的，都非要得到手？又或是，就算是你喜爱的，只要冒犯了你，你便要让它粉身碎骨？

次日，我将擦洗干净的药罐子送到尚药局。宋逸在门口吩咐煮药，他见了我，含笑接了我手中的篮子，自己将药罐子一个个放好。对他的行为，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站在原地呆呆看着。

鼻间闻到一阵药香，转头一看，那煮的药坛子里正往外扑着热气，而那个煮药的医佐却还闷闷打着扇子出神，完全没注意那药坛子。我几步上前，夺了他的扇子往药坛子上缓缓扇。片刻，药坛子渐渐平静下来，稳稳煮药。

那医佐被我推开，见了药坛子冒大气又被我治平，十分尴尬地站在一边。我将扇子塞回医佐的手里，医佐愣了愣微微低头示礼。我抿唇礼貌性地微笑点了点头，回头见宋逸正望着我，我福身示礼，他大步走来，说：“过几日采女便要晋升，你想好是做官还是服侍？”

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只在宫中寻条生路，做什么都是一样，做什么

我都会用心去做的。我摇头，他忽然大笑：“不如来尚药局吧！”

对，我对药材略有熟悉，在尚药局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点头，宋逸笑得更开了。宋逸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向我道了别转进了另一间屋子。宋逸走后，我看着那煮药的医佐，随意一问：“是给谁的药？”医佐说：“是给太子的。”我鼻间还闻着那药香，只觉莫名，微微皱了眉头，那医佐却慌乱解释：“太子与秦王战后归来，不慎惹了风寒。”

之前来尚药局沿路时，正遇着许公公，他似是有什么急事，交给我一个锦盒，要我务必亲手呈给太子。这时我听了那药是给太子的，便说了要与医佐一同去。东宫我从未进过，也不知太子会在哪里。医佐看了我一眼，顿了顿，看似勉强应了。

我跟着医佐往东宫去，门口见是送药的，也是识了那医佐，便放我们进去了。东宫很大，也很庄伟，走了几道弯路几个亭子才到了太子的书房前。我们在书房前微微停了步子，鼻间依旧闻着那股药香，我猛然疑惑，这药碗里的药味怎的不对风寒。疑惑着，房门开了，医佐跨步进去，我在门口等待。可这等待却是让我焦心得很，那医佐方才煎药时便马马虎虎，该不是他将药也煎错了吧？

想到这，我几步进了书房，正见桌前有个穿着紫色衣裳的人拿了那药碗子要往嘴里送。我赶忙上前，急急夺了那药碗，褐色的药汁顿时在桌上洒了一道弧线，湿了半本书。

我这番如此大胆，怀里捧了那药碗，腿已是微微发抖，跪在地上：“太子，此药不治风寒，怕是医佐不慎煎错药，还请太子息怒。”

那医佐也“扑通”跪在地上：“太子，此乃刚进宫的采女，不懂其中之事便妄诬陷于我。”

不敢抬头，只听得太子将洒了药汁的书本抖了抖，放在一边。

“无妨。你再煎一碗来。”太子毫无怒气地说。

我不知他指的是谁，只听得身旁的医佐应了一声便退下，我也颤颤起身要退。哪知上头传来一句：“你留下。”我又腿下一低，继续低头跪在地上。

“你湿了我的书。”一声冷言。

“奴婢甘愿领罪。”如此冒犯了太子，就算不死也怕是少不了一顿板子。

面前走来一个人影，低身一手钳了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对上一张面孔，我有些惊异，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长得有几分相像，李世民眉间要比他多一丝英气，